



## 四方走出的诗行

武自然

## 我骑着马儿越过哈拉哈河

阿尔山的深处有一条河  
地的名字叫哈拉哈河  
魂牵梦绕在我心中流过  
她是云梳梳妆的明镜  
是一曲婉转的牧歌

今天我与马儿结伴同行  
马蹄溅起了我归乡的欢乐  
额吉啊,额吉  
你是否还在故乡盼着我

阿尔山的泉水孕育了一条河  
地的名字叫哈拉哈河  
昼夜不舍向着远方  
她在异国他乡流来流去  
又辗转反侧回到了祖国

正如我游子真切地归来  
唱响长调悠扬感怀的我  
姑娘啊,姑娘  
你是否还在毡房等着我

我的泪水与河流一起奔涌  
一经走来我便拥抱了辽阔

## 你一个

天空飘过那么多云朵  
痴痴地我就盯住你一个

草浪溢出那么多花香  
醉醉地我就来摘你一个

毡房飞出那么多歌儿  
真真地我就倾听你一个

敖包撒落那么多方向  
切切地我就朝着你一个

## 追梦鄂尔多斯

蔚蓝的天空  
有鹰在振翅飞翔  
只为守护这片故土  
升起高远梦想

广袤的草原  
有骏马驰骋边疆  
只为眷恋这片草原  
英雄策马向着远方

黄河的岸边  
有长调婉转悠扬  
只为挚爱的倾诉  
歌儿在此浩瀚成海洋

圣洁的毡房  
有美酒醉人的浓香  
只为豪情的释放  
这里成为酒的故乡

辽阔的牧场  
有泪水打湿的衣裳  
只为生生的眷恋  
把牛羊描绘成画廊

璀璨的星光  
有无数浪漫的想象  
只为额吉的期待  
追梦童年最美的时光

## 彩虹上的笑容

雨过天晴  
彩虹挂满笑容  
站在水汪汪的草原  
想你神经或紫或松

我要好好地爱你  
让四季都浓缩在春天  
就像额吉唱着陶爱格  
把羊羔深情地抱在怀中

## 杜甫草堂

每当看到这世界  
无家可归的人们  
就会想到成都的草堂  
想到颠沛流离的你  
在此地四年  
抱着一个世纪的孤寂  
放飞了240首诗的心翼  
你用善良的积蓄  
把千万间广厦安然筑起  
宁愿一个人在寒秋  
在暴风雨击打的茅屋中  
瑟瑟站立喜极而泣  
杜甫——杜甫  
你是我的灵魂的兄弟啊  
用惊天不死的中国文字  
书写着浪漫情怀的世界格局

## 殷墟沉思

恒河,是一面镜子的记忆  
泪流满面地讲述着  
商的繁华,商的败笔

秘密,深藏了千年的秘密  
随着一扇门被打开  
便震动了盘古开辟的天地  
就震惊了本不平静的寰宇

我们必须来到废墟  
来到这片令人向往的废墟  
沿着考古人的足迹  
就像敬仰高峰一样  
敬仰中国文字的奠基者  
为我们认识自己  
记录自己带来的重大意义

3300年前,在安阳  
在中原最早的都城  
宫殿穿着华丽的外衣  
文字的语言滋润着肌体  
商人智慧的刀子很锋利  
商甲兽骨,甚至青铜器  
都留下了文字生动的魅力

甲骨文用每个字的细节  
立起一个民族文明的骨气  
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 
新在华夏儿女的灵魂里  
如江河潇洒走来生生不息

## 人间天画——八里沟

这是天成的梦境  
这是自然的神功  
它直挂在天地间  
它醉卧在我怀  
让我抓住了太行的魂灵  
让我激越的诗行绿色葱茏

刀劈的崖是我的个性  
雨打风吹我依然坚挺  
飞泻的瀑布是我的痴情  
为爱而执着地去爱  
纵身一跃不惜碎骨永生

天然氧吧  
孕育出我绿色的从容  
我是自然景观的写照  
我是人文景观的象征  
别在阴霾中锁住自己  
来这里你会踏响灿烂的生命

本版配图 张宇尘

生活挤得满满的,一种无法挣脱的现实。

女工说,前夫离开之后,她自己又回到工地上,用劳动养活自己,又找到了从前的快乐和幸福,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,她重新拥有了有尊严的生活。她还说,她不想改变自己,今后的爱情观还是这样,只要相爱,就不在乎有没有钱。

德芳说,女工的想法是对的,就是他德芳现在是个百万富翁,他也同样支持女工的想法,女工要过的,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,这很关键。

女工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温柔和闪闪烁烁的光芒,有时让德芳心动。他甚至不敢去直视女工的眼神,那是一团火一样的东西,让德芳望而却步。每当德芳脸上产生那种过去一段时间里常有的微小情绪时,女工就把德芳的饭盒夺过去,把自己的饭盒放到德芳手中,德芳很难为情,但看到女工一脸的真诚,他只好掀开女工的饭盒,发现那里面不是青椒炒肉,就是黄瓜鸡蛋,有时还有鲑鱼炖豆,几乎一天一个样,很少重复。德芳觉得,女工是用心的,为此他心里很感动,也朦朦胧胧地多了一份情感,那份情感直往德芳心灵深处冲去,使他情感上产生了一阵惊慌,还多了一份渴望。不知是什么原因,德芳干活时都觉得比平时更有劲了。

时间慢慢地过着,从春天到了秋天。一天中午,他们刚刚坐下来面对面地吃饭,工地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,那风很快就到了他们吃饭的墙角。女工马上站起身,去抢救他们饭盒盖上的菜,她也就刚抓到饭盒盖,风就猛烈地吹了过来,女工本想躲开那阵疾风,身体却站立不稳,在风中倾倒下来。德芳立即站起身,迅速拦腰将女工抱住,以免女工摔到地上。女工停在德芳的怀中,也许前面的动作都是无意识的,但现在她是有意坚持着,用火辣辣的眼神盯着德芳俯视的眼睛。

德芳马上有了一种冲动,他吻了女工,嘴唇几乎完全贴在了女工的嘴唇上,他在一刻间尝到了除了妻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的温情。他什么都忘了,天昏地暗之后,他们的饭菜都是土灰,完全没法吃了。他请女工在附近的小饭店简单地吃了一顿,尽管饭菜依旧简陋,但两个人都很开心。

早出晚归的日子,德芳依然风尘仆仆,几乎忽略了家的概念,有时看着让人食欲全无的早饭和晚饭,他便想和妻子大吵一次,一次就把家吵翻,一次就删除这个家庭所有存档的情感文件。但一次次蠢蠢欲动的想法刚刚露头,看到妻子病恹恹的身体,他又一次次把火气压了下去,他竟然无法质问妻子,勒紧裤腰带省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深秋时,工地上突然就忙了起来。这也不能说是毫无预兆,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施工工地最忙的时候。一天早晨,他刚吃完早饭,妻子照常递给他装着饭盒的包时,他只是觉得比平时沉了一些,并没在意。中午去吃饭的时候,他发现工棚的灶台上没有他的饭盒,他以为是自己这么长时间,没给出女工心里渴求的答案,女工和他生气所为。他觉得自己终究是理亏,便去厨房原来他常放饭盒的墙角去找,那是他中午的饭盒,对他这一天的工作尤其重要。果然,包就在那里,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午饭。

他提着包挤出厨房,向工棚外面走去,到了他经常吃饭的角落,一如既往地坐下,不假思索地拿出饭盒,谁知那饭盒变魔术似的变成了圆柱形。他使劲儿看着饭盒出神,顾不上和他每天共进午餐的女工说话。然后,跟往常一样,他想先闻饭菜的味道,但这次德芳打开饭盒之后便感到了一阵热乎乎的气流冲到脸上,饭菜也多了两样放在饭盒的最上方。

德芳意识到,妻子给他带的饭盒是新买的,是一款保温饭盒。他一瞬间惊讶得想喊出一声什么,表现他心里的讶异,但他抑制住了,仿佛就这样生活惯了。就像他们夫妻一样,从没有过多语言,始终不温不火,但生活始终需要温度。

女工还是坐在德芳的对面等他一起吃午饭,看见德芳盯着手里的保温饭盒出神,神情尴尬地说道,师傅,你今天的饭盒没法热饭……

德芳第一次没有回答女工的问话,低着头慢慢地吃着自己饭盒里的饭菜,品味着饭菜的香气,饭菜的温度在身体里渐渐地蔓延开来,直到心底。他迅速用手抹了一下眼睛,怕让女工发现,动作就显得很快。

## 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一〇期

比他小十来岁,而且是个女工。她吃不惯工棚里的饭菜,看德芳是带饭盒解决午餐问题,就加入了德芳。原先,他们在一起劳动时,手里有活,闲不下来,张不开嘴说话,也没有说话的时间,似乎把劲儿都使在了手上。德芳有时注意过女工劳动时的形象,早晨里的朝霞之中,黄昏时的夕阳之下,他看着女工单薄的身形在光影里的轮廓,剪影一样让人产生一些触动。这种情形对于德芳来说,只是感动,没往深处去想。中午吃饭的时候,两个人倒有很多话说了,几乎是同样的顺序,掀开饭盒盖,把闻饭菜的香味当成一种享受,吃下去的时候,渐渐地产生了厌烦。女工看出了德芳脸上的表情变化,顺势问:师傅,不愿意吃带的饭吗?

每当这时,德芳不想回答,却又没有理由不說話,就跟女工说:天天一样,千篇一律,不吃腻才怪呢!而且这饭凉,早晨不管带来什么好饭好菜,到了这个时候

## 温 度

郭金龙



也都没味了。女工站起身,用力地看了一眼德芳的饭盒,仿佛不这么看一眼就会忘记什么似的,而德芳自尊心作祟,生怕人家窥探到了自己的秘密,想用手把饭盒挡住。

女工的眼睛总要比德芳的手快很多,但看过饭盒之后,她什么也没说,也没让德芳察觉到什么情绪上的变化。第二天上工之前,她把德芳的饭盒要过来,和自己的饭盒一起用报纸包好,放在工棚做饭的灶台上。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,德芳发现他的午饭有了温度,对此,他很感激女工,心里想:女人就是比男人心细。从这以后,两个人的关系就显得近了一些,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也就多了一些。德芳在几次和女工的谈话中得知,女工是个离了婚的女人。女工说,也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,她认识了一个外地打工的年轻小伙子,他们常常一起劳动,一起吃饭,感情发展到了,于是便结婚了。

小伙子是个聪明人,总想自己挣到一笔钱,改变命运。小伙子跟老板的关系不错,干了几年之后,有了自己的工程队,从小打小闹开始,做到开发房地产这样的大项目。有了钱之后,女工就心甘情愿地在家里做了全职太太。好日子没坚持几年,那个当初的小伙子就有了另外一份感情,开始厌烦女工的婆婆妈妈,开始疏远女工。女工知道了,心里的温度就开始下降,觉得这个家已经无法挽回,她什么都不要,就一个要求,离婚。小伙子同意了,给她留了一套房子安身,之后便离开了这个城市。女工给了他在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机会,并且让他发了财,但他还是伤害了爱他的人。

说到这里,德芳问:就这样离了?

女工说:是,离了。

德芳说:男人的脾气不应该惯着,可能你把他给惯坏了,让他有了野心。

女工说:不管怎样,我们毕竟相爱过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德芳心里想,这是个理想主义者,很容易受到现实的伤害。

他告诉女工:那些财产是属于你的,你什么都没有,太便宜他了。

女工说:财产有什么用,感情没有了,多少物质也补不回来,见到那些让人伤心的东西,我也许更放不下。德芳慢慢地叹口气,心里想,那些东西要是我的,我就不用来工地上,可以用钱供儿子上学,给妻子治病。但他没有,他有的是一把子力气,用劳动换取生存下去的机会,这是德芳的命。他理解女人的难处,劝说女工生活上要强一些。每当这时,德芳都要抬头看一看头顶的太阳,以免在忧伤中停留得太久,他觉得阳光是无辜的,跟这无辜的女人一样,让人同情她的生活经历。他同样发现了这个单纯而又美丽的女人,有一颗纯真的心灵。

女工仿佛没有受到什么伤害,充满了生活的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德芳以为,受到伤害的不是女工,是他德芳,这个时候,他会远远地望一眼工地之外的城市,城市天天在扩版,在延伸他的视野,可他的心却变得越来越小,连一小块地方都腾不出来,完全被

不客气,拿起这些食物就吃起来,边吃边和杨奶奶说:“我是邻县人,托这边亲戚介绍来的。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在医院干护工,一年下来不少挣钱,有的都盖起了二层小楼。我因为照顾生病的婆婆,晚出来了几年。”杨奶奶听着,都插不上话。

手术室护士要接杨奶奶去做造影手术。杨奶奶的家人跟着去了,贾姐留下来收拾东西。她从病房的立柜里取出杨奶奶的物品,放到了病床下面,将自己带来的大包小包塞进立柜里。

快中午时,杨奶奶出了手术室,待家属陪同老人回到病房,惊讶地发现护工贾姐竟四仰八叉地躺在病床上,正高一声、低一声地打着鼾,护士都看不过眼了,奇怪地问:“谁是病人啊?”贾姐惊醒了,见状慌忙溜下病床。

杨奶奶输液时,贾姐坐在旁边,和杨奶奶说起自己的家事,婆婆如何虐待她,儿媳怎么不孝顺。杨奶奶听得心烦,闭眼睡觉,贾姐索性搬着椅子坐到病房门口,找人去聊天。杨奶奶的液体输完,静脉回血了,幸亏被邻床的护工看到,急忙按铃叫来了护士。

杨奶奶术后,感觉手臂疼痛,护士送来了止痛药,叮嘱贾姐按时给病人服药。贾姐接过药,顺手放在床头柜上,拿起手机看视频,忘了给杨奶奶服药。杨奶奶疼得在病床上左右翻动,病床上的护栏没有拉起,不慎摔下病床。

杨奶奶很生气,想和她理论,又怕吵闹起来惹气伤身,便用自己忍下了,也没和家人提起,她打定主意不再用这种护工。谁能想到,自己这次住院竟又见到了这个贾姐,不由得发泄起心中的不满:“你每天不是找人聊天,就是看手机,出去

忙自己的事,半天找不见人。我怕给你添麻烦,不在床上大小便,每次上卫生间你都不扶一把。那次我从病床上摔下来,至今还腰疼呢。唉,我年纪大了,不想再和你计较这些,你赶紧出去吧,我不想再用像你这样的护工。”



## 转 变

杨秀敏

病房里的病人和陪护交头接耳,病房门口也有人向屋里张望,议论纷纷:“这护工忒差劲,陪吃陪喝,不干活,还多要钱。上次有病人早上出院,她要了人家一天的工钱,病人没和她计较,她接了钱就走了,也没给病人收拾东西。”“这么没素质的护工谁还用?这些天,她在各个病房转悠,推销自己做护工,可没人理她,最后让护士长给轰出去了。”病人摔下床是护工的责任,应该把她告上法庭。”

护工贾姐看到杨奶奶气得浑身发抖,又听到众人的谴责声,有些慌神,意识到如果就这样被轰走,饭碗就砸了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怨谁呢?都怨自己没把病人当回事,没照顾好病人,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了。良心发现,她扑通一声,跪在了杨奶奶面前,愧疚地说:“老太太!我错了,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,看到别人在医院当护工赚钱,眼热了。我第

天气热得让人发晕。工地上的民工除了特殊工种,大都袒胸露背,扔下手里的活计,从没有完工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框架上,从混乱的七扭八歪的砖垛里,从山一般高的沙堆旁,从倒上水准备和水泥砂浆的场边儿,把时间随意地打包装在兜里,一窝蜂似的赶到位于工地西边的简易工棚。

那工棚是他们心里神圣的地方,那里有他们的食堂,他们吃饭的地方。已经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,没人招呼他们,也不用谁用心想着他们,因为这是雷打不动的吃饭时间,要不然下午就没有力气干活。

他们顾不上像火一样炙烤的天气,填饱肚子是此时最要紧的事。他们不知道食堂为什么建在这里,也不知道等工程完工后,拆了工棚这一小片地方留下的空地会留作何用。在这个所谓的工地食堂的工棚里,随处可见的是匆忙移动的脚步,听到的是高高低低的喊声和无来由的尖叫。

或许是辛苦劳作的人们感到了疲乏,这些建筑工人要找到发泄和释放疲劳的方式,又或者这种喊声和尖叫是最不需要成本投入又行之有效的宣泄手段。在这种一锅粥一样混乱的情形下,民工们的两只手都没闲下来,一手端的是饭碗,一手端的是菜碗,还要紧走几步,这确实需要练就一种特殊的硬功,跟杂技演员没什么两样,只不过姿势不像杂技演员那样讲究美感和艺术。

走到木板钉成的简易长条桌旁,碗边滚烫的热度袭来,几乎烫得手指有了痛感,急忙把盛着饭菜的两个热碗重重地压在案子上,案也就讲究分寸,算得轻了,碗会倾倒,饭菜就会掉到地上,人就得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挨饿;算得过重,力道拿捏不准,碗会破碎在桌案上,那中午的伙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看着桌案就在眼前,他们的手能够到的位置,民工们两条腿一前一后地从同样简易的长条凳上迈过去,用定力稳住身体微微的晃动,然后用瓷碗一样的力度,一屁股坐在板凳上,开始吃饭。尽管饭菜质量不高,但吃饭还是可以产生劳动时没有的愉悦感,当饥饿的感觉一点点消失,工棚里开始传出说笑声,午餐时间也就不在不经意间度过了。

这时候,德芳拿着自己的小包,来到工棚的外面,找了个墙角避风的地方,摆上两块砖当座位,面前再摆两块砖当桌子,便轻手轻脚地坐下,打开手里的包,拿出饭盒,放到眼前的砖桌上。他掀起饭盒盖,里面一半是雪白净净的米饭,另一半是黄色的蒜苗炒鸡蛋。每当这时,德芳要先闻一闻饭菜的香味,先让鼻子感觉到一种满足,一种家庭饭桌上的味道,之后,饥饿感便迅速袭来。他把饭盒里的菜夹到放在砖桌上的饭盒盖上,听一听工棚里工友们吃饭的声音和他们笑闹的声音,好像是在寻找一种信号,证实命令已经下达,这样他就可以郑重其事地开始吃饭了。

德芳从盒盖上夹起一口菜,然后从饭盒里扒拉一口饭,有规律地吃着,等把肚子里的饥饿感压下去,他吃饭的速度也明显降下来,开始品味饭菜的味道,心里不耐烦:又是蒜苗鸡蛋,再不就是熘豆腐。昨天吃腻了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,先是吃饭的速度一降再降,直到吃下一大半的饭菜后便只用眼睛瞧着,不再动一筷子,忍不住埋怨妻子粗心大意,总给他带这种从不变化的伙食。

按说德芳也应该在工棚里和工友们一起吃饭才对,但食堂那种清汤寡水的饭菜他吃得舒服。刚来工地上工儿时,他试图在工棚里和工友一起用餐,结果吃了半个月就感觉不习惯。说白了,他自己带饭真正的原因,是每月老板可以少扣几百元的伙食费。这笔钱对生活宽裕的人家不算什么,但他不行,家里的生活一直在贫困线上,妻子身体不好,孩子在外地上大学,省下这几百元钱是儿子近半个月的开销。而且,他和来自外地的工友一起住在工地,他的家在这个城市二十多里的郊外。他没什么本事,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,只要肯花力气,比别的活计能多挣到一些钱,他都认头干。

这种午餐的习惯德芳一直坚持着,因为饭盒里的饭菜总是没什么变化,他每次都回家责问妻子,憋了一下午的怨气,就等着回到家发泄。可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回到家里,天已经是漆黑一片,在这以秒计算的生活节奏里,他随便糊弄一口晚饭,袭来的困意让他倒头便睡。早晨从床上爬起来,又是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,他必须争取时间赶回工地,不然老板就要理直气壮地扣他工钱。这样下来,昨天的事情就都忘了脑后,和时间一样,所有情绪都已经属于昨天了。

过了一阵子,德芳午餐的时候多了一个伙伴,和德芳一样,也是一个钢筋工,在一个班组里劳动,年龄要

杨奶奶八十多岁,平时耳不聋、眼不花,思维敏捷,办事不糊涂。那日,杨奶奶白天还好好的,夜里却犯了心脏病,家人马上把她送进医院,儿媳第一时间请来护工照顾老人。

护工来到杨奶奶病床前打招呼,杨奶奶一眼认出来,这不是上次住院时请过的护工贾姐吗?不愉快的往事立即浮现眼前:“我不用护工,你回去吧。”儿媳不知道内情,满脸疑惑。那护工赶紧笑着对杨奶奶说:“老太太您住院了,只能我来照顾您啊。”杨奶奶不屑地说:“我可不敢用你。上次住院,请你来照顾我,不但给你护理费,还管你的三顿饭。我大孙子给我买的新鲜水果,我舍不得吃,却让你偷着吃了。你说,你是怎么照顾病人的?”

原来事出有因。一年前,杨奶奶突然感到胸闷气短,前心后背疼痛,赶紧去医院做了心脏造影。杨奶奶住进双人间病房,看到邻床的陪护忙前忙后地照顾病人,不禁夸奖说:“这闺女真勤快,照顾得多好啊。”邻床的病友说:“这是我请来的护工。”杨奶奶不禁寻思,儿孙们工作都忙,到医院伺候自己太辛苦,不如也请一位护工,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。杨奶奶便和儿媳说了自己的想法,儿媳立刻打电话给朋友帮忙请护工。

杨奶奶上午做了手术,中午,儿媳托人请的护工就来了。一见到杨奶奶,那护工就亲热地说:“老太太好!我是护工贾姐,专门来照顾您的。瞧您气色多好啊,像个病人。”一番话说得杨奶奶心情舒畅,她打量着眼前这个护工,约有五十多岁,一头短发,浅灰色的工装看上去干净利落,还能说会道的。杨奶奶满意地和儿媳对视一笑,便将护工贾姐留下来了。

杨奶奶为了让护工贾姐照顾好自己,拿出儿媳买的小笼包、香肠、蛋糕等,让贾姐吃。贾姐也

奶坐到桌前,拿起饭勺挨样品尝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贾姐看在眼里,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杨奶奶急脾气,输液时嫌输得慢,自己把液体调快。贾姐好言相劝:“老太太,护士说了,这个液不能输快了,您心脏受不了。您看管——这个速度可以吗?”她哄着杨奶奶,把输液的速度调到正常。杨奶奶一天输好几瓶液,从早到晚,贾姐始终守护在杨奶奶病床前,一瓶液输完了立刻按铃,唤来护士换液。杨奶奶要方便,贾姐拉上隔帘,把便盆放在病床上,为杨奶奶接大小便。杨奶奶咳嗽时,尿失禁,贾姐及时清洗,给她换上了干净的衣裤。

晚上,杨奶奶睡着了,贾姐给她盖好被子,拉上病床两边的护栏,自己躺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。半夜时分,贾姐迷迷糊糊中,听到杨奶奶痛苦的呻吟声,慌忙起身下地,拉亮电灯。只见杨奶奶呼吸急促,双手按着胸口,大汗淋漓。贾姐大声呼叫:“老太太,您醒醒,您哪儿不舒服?”杨奶奶没有反应。贾姐急得三步并成两步找来医生,并及时通知家属。

医生检查后说,老太太是大面积心肌梗死,应送急救中心抢救。经过紧急救治,杨奶奶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医生说:“幸亏发现得早,晚了就危险了。”杨奶奶和家人对贾姐表示感谢,周围的人无不称赞。

贾姐不嫌脏、不怕累,无微不至地照顾杨奶奶,得到了杨奶奶的认可。杨奶奶给贾姐发工资,还奖励了一个大红包。贾姐接过钱,心里五味杂陈,眼圈溢满眼泪。杨奶奶痊愈出院时,家人来接,贾姐帮着收拾东西,依依不舍地说:“老太太,您回家可要好好修养,按时吃药,适当活动,多晒太阳,遛遛腿脚……”杨奶奶回到贾姐对自己真心实意,也诚恳地说:“你和我一起回家,做我的住家保姆吧。”贾姐喜出望外,激动地说:“托老太太的福,我求之不得啊。”说完,她们一起乘车,朝着家的方向疾驶而去。